

刘以林:大象无形“塑”有形

全媒体记者 张瑜

用艺术回馈乡梓

“故乡凤阳闪着光芒,它是我人生原上永恒的高。”1955年出生于凤阳山间乡里的刘以林在自己的《人生六悟》书里有一篇专门为故乡而写的文章,配图的钢笔插画则是题为“我也能飞到历史那么高”的游鱼飞鸟图,看似是象征着凤阳的凤鸟高飞,却又有《庄子·逍遥游》里鲲鹏变化的浩瀚玄妙之境,像极了他人生的某种隐喻。离乡多年,故乡的山川草木依然在刘以林生命上给予他源源不断的温暖和力量,让他能“像一棵树一样行走和生长”。这些年来,不论是奔走红尘、壮游世界,抑或是隐居山里、投身艺术,故乡始终与他气息相通,那漫漫人生路上上下下求索的自由馨香,或许冥冥之中就来自故乡泥土的芬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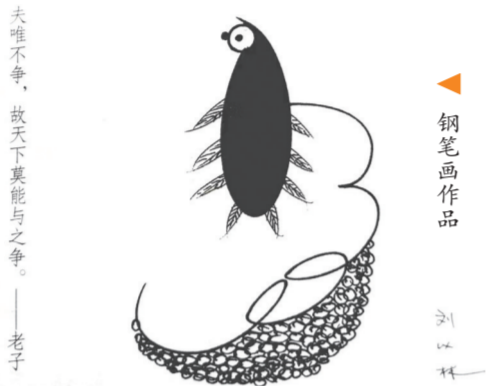


“就像池塘坚守永恒的村庄,大地草根清寂之处,那才是我心安宁的地方。”

——刘以林

刘以林,安徽凤阳人,作家、艺术家、旅行家。著有诗集《自己的王》《敬畏之歌》等7部,文学作品《开车走中国》《远行之美》等多种,长期承担《读书》等多家杂志插图,并出版有《唐诗一百句》等数十本插图书,另有雕塑6202件、油画2000幅、国画7000余幅、钢笔画1.3万幅等大量艺术作品,建筑作品《好望山庄》《巨石小屋》等。国内建有多家雕塑园区,美术作品于2016年2月起从法国开始进行世界巡展,2018年洛杉矶第四届“中国国家展”主推艺术家。近日,刘以林返乡期间,本报记者有幸采访到这位享誉世界的滁州籍艺术家。

在艺术家刘以林的工作室内,挂着这样一副自撰对联:“我心不争有神遇,大器非工自天成。”作为一个很难被标签定义的非常规型艺术家,他的作品自成“简妙”一派。简,不是简单,而是“大道至简”;妙,可理解为“妙造自然”。他先锋新锐的艺术表达与他作品中弘扬的东方气韵毫无违和,他丰沛惊人的艺术创作与他传奇斑斓的人生相映成趣。他在人世与出世之间自由往返,诸如诗歌小说、雕塑、油画、钢笔画等如此广博精妙、生动原创的文艺作品,不过是他循“道”而行的自然结晶,亦是“大器完成”的必然逻辑。



夫唯不争,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——老子

钢笔画作品

刘以林

2019年,刘以林的《十二生肖》雕塑因机缘被收藏而落地全椒大墅龙山,并授权当地永久展出。在大墅龙山十二生肖雕塑广场上,线条流畅、造型圆融的十二个动物生灵仰天俯地围成一个圆环,每一个都生机盎然、独立可观,组合在一起又自成体系,别有意蕴。这组曾于2016年2月漂洋过海到达法国尼斯巡展的雕塑作品,以空前的原创性和独特性受到礼遇和欢迎,原定1个月的展出延长至13个月。刘以林

的此次展览也成了中国艺术家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法国巡展。如今,《十二生肖》雕塑花落滁州,“荣归故里”,亦可视作刘以林对桑梓一份艺术回馈的厚礼。

从“为学日益”到“为道日损”

以知天命之年而后的岁月为界,刘以林的人生清晰地呈现出了“为学日益”和“为道日损”的分水岭走向,前半生是执笔为文、入京从政、下海经商、周游世界的波澜壮阔、丰富多彩,下半场则是山居避世、观照内心、顿悟艺术,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宁静深邃和终极回归。他虔诚地践行着古人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的人生理想,又在自建房屋、归隐山间的岁月中寻找到了生命中的瓦尔登湖和梦想的桃花源。山居十余年的岁月,与草木作伴、鸟鹊为友,汲天地灵气之精华,赐予他的不仅有“天人合一”的哲学体悟,更有着取之不竭的创作时光。放下世俗的贪嗔痴念,与自然相拥,回归“专气致柔,能婴儿乎”的至纯之境,创作便如万斛泉源奔涌而出纷至沓来。

其实,刘以林并非科班出身的艺术家,本是以文字为业,从未经过一天正规的美术训练,他常自谦“与美术相遇,是被相遇所遇,有一种力量俯视图拣选,作为一个普通的被拣选者,客观上承担了某种能量通道的作用,一切不是创造,只



是呈现和释放。”有着诗人浪漫气质的刘以林这样描述他与艺术的邂逅相遇,“美术像一阵狂风席卷了我。”当时,隐居北京怀柔山间的他一梦顿悟,从此便沉浸于雕塑艺术的世界无法自拔。其丰盈旺盛的创作,几乎是“爆发式”地呈现,短短2年之间更是诞生了6000余件雕塑作品,件件完整独具而未见重复,既博且精。对此,他坚信:“一个人如果真能慢下来,就会快得谁也追不上。”如今,虽已年过耳顺,刘以林却笑言自己的艺术生涯才刚刚开始。

用东方原创力彰显文化自信

既不同于罗丹式的具象写实,又非亨利·摩尔式的抽象变形,刘以林的雕塑作品闪现着东方本质主义的原创精神,真力弥漫而又元气充沛。何谓本质主义创作?他认为:正如一切事物都有一个最后存在的形式,这个形式是哲学形式,其物化,即用美术方式表现出来,这就是“本质主义”的创作。

“中国传统的雕塑大多是菩萨、罗汉、狮子、麒麟之类,而近现代包括当代的雕塑主要是模仿和学习西方。”在刘以林看来,模仿和借鉴只能亦步亦趋、随人作计,难以超越。而他却独辟蹊径,从中国古典哲学中汲取源头活水,追求所谓“东方原创力”。相对于西方当代艺术以抽象破象的万象肢解,以及由此带来的荒谬怪诞、不

魅力人物



油画作品《吉祥双兔》

可理解,刘以林认为东方的“抽象”乃是抽事物“本质之象”,亦即“在天成象,在地成形”,其源头直可追溯到太极八卦和河图洛书,乃是人类首次、最高之抽象,“光芒直在当下”。因此,他的艺术作品中呈现出气韵生动、圆融通达的生命境界,是智慧的沉淀与哲理的妙悟,直可与汉唐气象相通,更是对自然天道的呼应。

“走东方原创主义道路,其作品境界,应在西方的‘旁边’或‘前面’而不是‘后面’。如今世界原创力已出现东移迹象,中国美术有望改变仰视西方的‘信息输入状态’而进入‘信息输出时代’。”对于东方原创力,刘以林十分自信,而这份自信的底气,便是中国传统文化生机勃勃的内在力量。

韦应物与他传世的西涧画卷

王亚斌

境。自从20世纪60年代修建城西水库,这一段西涧河流已没于万顷碧波之中。

如果从自然地理意义上对西涧进行考辨,整个城西山谷间川流不息的山涧,汇入小沙河,经中游石涧滩、乌兔河,流入上水关内城河的水系,可以统称为西涧。如今,西涧源流大部分仍然活跃流淌在山野之间。

二、西涧春潮

韦应物在滁州度过了三个春秋,是他作为诗人最辉煌的时期。《滁州西涧》《寄李儋、元锡》《寄全椒山中道士》《东郊》等均作于此。

韦应物到滁州第一年,忙于处理政务,体察民情,“终朝亲簿书”“吏舍跼终年”,几无闲暇。公务之余,韦应物沉浸于滁州山水,于784年10月写下《游西山》,此后便与西涧结下了不解之缘。西涧出于深山,归于清流,其间山川相依、沃野丰泽、村落棋布,自然田园风光,深得韦应物喜爱。西涧山水蕴含无限生机的春潮,更激发了韦应物不可抑制的诗情,写下千古名诗《滁州西涧》。

韦应物以山水诗人的体察与联想,为西涧留下了神来之笔,描绘了一幅西涧春潮的清幽画卷。西湖的苏堤在春天的清晨醒来,滁州的西涧在春天的傍晚奔腾。随着气温逐渐攀升,山中厚厚的积雪已经融化殆尽,汇聚到逶迤而行的西涧中。春风拨弄着一河春水,弹奏出春潮奏鸣曲。在州西五里处,单拱的西涧桥在河水中只露出上半拱,像一弯半月升起在西山中。夕阳西下,新柳如烟,杂花生树,“牧童归家横牛背,短笛无腔信口吹”,山、涧、潮、渡的胜景如画图般展开,美得令人屏气息心。从此,滁州

以西涧而闻名天下。滁州山水登上了中国文学史的舞台。

自唐以来,西涧旖旎的风光引得文人墨客前来寻访驻足徜徉,留下诗文无数,西涧不断被赋予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。明洪武年间滁州雅士范麟《西涧春潮》诗云:“逶迤西涧郡城西,到晚潮声拍岸齐。带雨好山青隐隐,凝烟草绿萋萋。孤舟稳渡桃花浪,黄鸟闲啼杨柳堤。消长谁能明此理,且将佳致入新题。”

到了明代,“西涧春潮”被列为滁州十景。清代,“西涧春潮”又被列为滁州十二景。明天启年间,滁州通判尹梦璧以诗画刻石滁州“十二景”之“西涧春潮”,立于丰乐亭石壁。诗云:“东风吹雨过城头,洒落千山水自流。百鸟乍惊迷古渡,青浦微露失芳洲。怪看潮势思强弩,喜听涛声欲泛舟。抚景漫追韦刺史,寻诗常伴道人游。”此诗描写西涧春潮产生之因,及其汹涌澎湃的气势,给人身临其境之感,触景而生怀念韦公之情。

三、西涧种柳

《管子》曰:“一年之计,莫如树谷;十年之计,莫如树木。”春天,万物复苏,生机勃勃,正是栽种的最佳时节。韦应物喜爱种花、种草药,尤爱植树。他曾把山中一棵挺拔的小杉树移栽在自己的官衙中来,闲暇时还亲手打理小花园。韦应物一直羡慕陶渊明“五柳先生”的归隐生活,所以在种类繁多的树木中独钟情于柳。阳春三月的一天,韦应物带领一群僚属和士民来到西涧种植柳树。韦应物手持铁锹,与众人挖树坑,栽树苗,浇水、培土,沿着涧边栽下一株株柳树。柳树能够适应各种环境,插之有水即活,

生长迅速,今年栽下,明年春季即有万千丝绦随风吹拂,柳浪莺啼,更多诗情画意。诗人以《西涧种柳》一诗记录了当时的情景:“宰邑乖所愿,黜勉愧昔人。聊将休暇日,种柳西涧滨。置插息微倦,临流归白云。封壤自人力,生条在阳春。成阴岂自取,为茂属他辰。延咏留佳赏,山水变夕曛。”

他期望柳树枝繁叶茂,为后人获取凉荫,为西涧增添更美的景致。西涧在夏季时遇雨暴涨,常威胁州城的安全,种柳还能起到抗灾防洪的功能。从韦应物西涧种柳的事迹可以看出,诗人对滁州西涧充满了挚爱,西涧已经融入他的精神家园。

四、仁心悯农

韦应物具有儒家的仁政思想,清正廉明,常怀安民济世之念。在滁期间,他深入了解州情民情,在田间地头观察农人的生产生活情况,与老农交谈对饮,掌握第一手资料。他想为负担沉重的老百姓多办一些实事,但心有余而力不足,常常有怜悯、自责、惭愧之感。他自叹“政拙”,坦白心迹:“身多疾病思田里,邑有流亡愧俸钱。”这种境界一直为后人称赞。韦应物写了不少田园诗,其中在西涧边描写春耕生产和农家生活的《观田家》,广受好评。这首诗写在惊蛰时节,看到辛勤的家农在野劳作的场景,有感而发,表达出亲民的感情。此诗难能可贵之处,是韦应物对耕者深切同情的同时,对不耕者进行灵魂拷问,深化了诗歌主题。

明明是一位山水田园诗人,却有着“兼济天下之志”。韦应物发现百姓赋税徭役繁多,加之水旱灾害,生活、生产十分困难。久居繁华京城的韦应物不禁感叹:“风物殊京国,邑里但荒榛。赋繁属军兴,政拙愧斯人。”韦应物决心救民于水火之中。他亲自撰写上疏呈送扬州大都督府和淮南节度使,列举百姓困苦,恳求减少赋税徭役。上疏呈送多日,韦应物翘首企盼,却未被批准。晚上,他孤坐于州衙内,听窗外沥沥秋雨,吟出“故园眇何处?归思方悠哉”,生发出难以抑制的思乡之情。

作为一位勤政务实的官员,韦应物没有被眼前的困难吓倒,他仍然时时关念百姓疾苦,体恤民情,实行亲民简政,尽量不违农时,赢得了州人的信任和爱戴。

在滁州,韦应物始终有一颗拳拳爱民之心。一次交游中,琅琊寺僧挽留他,他以“受命恤人隐,兹游久未遑”婉言相拒。冬天,天降瑞雪,他歌咏道:“飘散云台下,凌乱桂树姿,翩跹鹭鹭未,蹈舞丰年期。”他和农人一样期待着瑞雪兆丰

年。韦应物的忧乐很多时候和州民是一致的。

五、结庐涧滨

德宗兴元元年(784)末,韦应物罢任滁州刺史。韦应物在《岁日寄京师诸季端武等》中说:“昨日罢符竹,家贫遂留连……听松南岩寺,见月西涧泉。”此时他已“车马不复全”,感叹自己“为政无异术,当岂望迁”。他一向为政清廉,囊中羞涩,因缺乏盘缠,没有充足路费回到长安,加之动乱未息,出于安全考虑,权衡之下,韦应物选择暂居滁州而结庐西涧。他在一处向阳的岸边,一棵自己手植的柳树下,搭起一间茅屋。德宗贞元元年(785)春夏,韦应物在这里过着他一直向往的恬淡闲居的归隐生活。

韦应物《简卢陟》描写了这时的生活,诗风恬淡高远,清新自然:“可怜白雪曲,未遇知音人。栖惶戎旅下,蹉跎淮海滨。涧树含朝雨,山鸟哢馀春。我有一瓢酒,可以慰风尘。”涧边的树生长环境是幽静的,山上鸟的生长环境也是幽静的,一切都是清幽的,朝雨、余春更加让人怜惜。此情此景,诗人又得到莫大的慰藉。

韦应物另有写给他外甥的一首诗《西涧即事示卢陟》:“寝宦临碧涧,晨起澹忘情。空林细雨至,园文遍水生。永日无余事,山中伐木声。知子尘喧久,暂可散烦纒。”春雨绵绵的清晨,碧涧、山林、云烟迷蒙,一片幽静空灵的世界。韦应物走出茅屋,眼前是静谧的山崖草树,聆听涧水鸟鸣,身心融入了流云细雨、清幽野渡。此情此景下,韦应物尽情地抒发自己对清幽静谧环境的喜爱。诗人于此,无须听从朝堂的驱遣,也不必在意官场的勾心斗角。他在这里生活自食其力,精神放任自由,他在《野居》诗中描述:“结发屡辞秩,立身本疏慢。今得罢守归,幸无世俗患。栖止且偏僻,嬉戏无早宴。逐兔上高岗,捕鱼缘赤涧。高歌意气在,贯酒贫居惯。时启北窗扉,岂将文墨间。”诗人以浪漫的笔调描绘了一幅幽居图。既有幽草黄鹂相伴,也有碧涧樵夫作陪,渴了掬一捧西涧的水,饿了去捉一只野兔或捕一网河鲜,再去除一壶酒,自由清心,高歌一曲。如此佳境,不就如同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么?后世滁人又在西涧边种了大片的桃林,柳荫桃浪簇拥着春潮野渡,烘托出了桃花源似的意境,不禁让人想象和追寻那份恬静安宁的生活理想。

在滁州城西这片广袤的土地上,青山翠谷间数十条山溪奔腾汇流成河,春潮涌动,津梁野渡,村舍星罗,山水田园,铺陈出一派韦应物传世的西涧画卷。西涧,与韦应物的气质相通;滁州,是韦应物的心灵归宿。



西涧风光 驴跃泉摄

